

黃埔當年鐵與血 (續完)

喬家才

——四十五年前的陸軍官校學生

境遷事過提他幹麼？

很奇怪，熊昌壽沒有逃跑，大概因為害脚氣病，跑不動路吧？我們連上清黨，沒有把他捉起來。一方面因為他是共產黨，祇有我們幾個人知道，別人不清楚，連黨部開會，他不多講話，會議記錄簿上，沒有他的記錄。另一方面因為他沒有向共產黨檢舉我寫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，張靜、張子仁他們知道，所以，網開一面，讓他逃過這一關。這也是因為他種過善因，才會得到善果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熊昌壽到了南京，不久回到老家，沒有多久就病死了。

過了兩天，姜蓉初從石龍回來，他告訴我，他着着實實把我們的團長郭大榮先生嚇唬了一下。原來他第二次見錢司令，錢司令對於黃埔清黨很不滿意，給他帶了一張給團長的清黨命令，要他到石龍去見團長。團長看見命令，非常害怕，因為團長曾經召集駐防石龍的同學訓話，說道：「現在清黨啦！你們共產黨的學生趕快走，走遲

了，就要捉人啦！」共產黨聽到團長這樣宣佈，那有不跑之理。團長這樣清黨，是反清黨，簡直是開玩笑。團長既然把共產黨放走，現在姜蓉初拿上錢司令的命令，向他要共產黨，他怎麼能够不着急呢！難怪姜蓉初要神氣呢！

有一天，我在操場散步，文鼎銘同學走攏來同我閒聊。過去他在連上，除了出操上課，吃飯睡覺，就是拉着同學下象棋。共產黨在背後說他是東山會議派，他們沒有抓住他的任何證據，祇能說說而已，對他無可奈何。他問我：「民國日報副刊上登過的那一篇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，據你看來，是不是我們十一連的同學寫的？」

「從內容看來，當然是我們連上的同學寫的，不過，共產黨並沒有揪出來呀？」

「你猜猜看！是那一位？」文鼎銘發問時的神氣，有些怪模怪樣，好像是個小丑。

「猜不透。」我不知道文鼎銘為甚麼纏着追問這個問題，不願意多找麻煩，祇好這樣輕輕描淡為地回答。

「你猜不透，我到猜得透！」文鼎銘伸出手來，熱烈地握住我的手，繼續說道：「你真行！沉得住氣！我早就料到是你。現在已經清黨，你還怕甚麼，不敢承認？」

「事過境遷，現在提他幹麼？」

「三民週刊社的葉維和石仁成找你找得好苦，自從他們看見你的那篇文章，就決心要找到你。他們拜托各連的同學找，也會拜托過我。我告訴他們，寫文章的人，大概在我們十一連。我把我們連上的共產黨為這篇文章大張旗鼓，開會鬧爭，大鬧一陣：出壁報，謾罵一頓，結果也沒有被他們揪出來的種種情形告訴他們。他們一定要我找出來，介紹給他們。好些日子，我都在研究，料定十之八九是你。清黨以前不好問你，你也未必承認。現在再沒有甚麼顧慮，我才問你。陳超也在找你呢！」

「我沉着氣？你還不是一樣嗎？共產黨說你是東山會議派，我還以為他們冤枉你，原來你真和陳超有關係。」

「好了！星期天我陪你去看看他們。」

陳超、葉維、石仁成都是反共的鬪士，我早就崇敬他們，現在能够認識他們，求之不得。周旭人、葉价人、石仁成都非常熱情，我們一見如故，成了最知己，最要好的朋友。以後，三民週刊社也成了我經常去的地方。胡靖安江西人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軍人，說起話來，有聲有色，性情暴躁的像魯智深。陳超江蘇人，相當斯文，並沒有像共產黨描寫的醜惡樣子。

黃埔清黨有問題，問題在那裏，我却不甚了解，看到葉价人他們，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方教育長打電話給錢慕尹將軍，錢限他三天，把黃埔清黨辦好。實際上，他用的是緩兵之計，要在三天以內，把共產黨都放跑。他放走政治部主任熊雄，入伍生政治部總教官廖划平。他也放走政治教官蕭楚女，蕭的運氣不好，小汽艇開到虎門，出了毛病，馬達開不動，才被抓回來。政治部的共產黨全數放走，沒有捉住一個。我們團長在石龍那樣訓話，也是奉命行事。總之，黃埔清黨，是方教育長不辦，同學們自動起來清理，因為遲了一步，共產黨一齊跑光，結果，黃埔清黨成了偷牛的跑了，捉住拔根的。方教育長為甚麼要這樣做？據說黃埔的重要共產黨熊雄等一般人，一聽到南京上海清黨，就去找方教育長，跪在他面前，要就集體自殺，否則放走他們。方教育長是一位忠厚長者，不忍目睹共產黨集體自殺在他的眼前，所以把他們一齊放走。

因為政治部的共產黨都逃跑了，成了真空，政治部才落到國民黨同志手裏。黃埔校本部政治部主任由鄧雪冰（文儀）擔任，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由胡靖安擔任，周旭人任中校秘書，葉价人任少校宣傳科長。方教育長於清黨以後不久，去了前方督調校長。

可氣壞了方教育長

清黨是黨的決策，任何一個黨員都不能違反。何況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同志，幾乎都受過共產黨的壓迫，一聞清黨，沒有一個不歡欣鼓舞的。然而國民黨黨校的黃埔清黨，却是這個樣子，怎麼能不使人氣憤呢。再把清黨以前，共產黨橫行霸道的種種事實回想一下，越想越氣，於是寫了一篇「給方教育長的一封信」，文章裏面，我問教育長，清黨以前，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志，他為甚麼不加制止？共產黨要開除葉維和石仁成，為甚麼照着共產黨的要求，把他們開除呢？共產黨要把謝靈石關起來，為甚麼任由他們這樣做，虐待國民黨的同志呢？又問他，既然清黨，為甚麼要把熊雄、蕭楚女、廖划平和其他的共產黨放走呢？

有一天，葉价人科長來深圳，給我們第三營同學講話。講完話，坐火車回廣州，我到車站去送行，順便把寫好的稿子遞給他。他帶回入伍生政治部，覺得我寫的都是事實，並不是舞文弄墨，就把那篇「給方教育長的一封信」刊登在入伍生政治部發行的「入伍生」週刊上。

文章發表後不久，黃埔特別黨部籌備改組，我是籌備委員之一，去校本部出席籌備會。我簽名後，剛落在坐位上，一位上校官階的官長看見

我簽名，走來坐在我的旁邊，同我談話，他說：「你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，我看過了，很多人都由此同感。不過，你說的話，都是我們想說而不能說，你却說了。所以，你的公開信，無異替許多人說話，說得真痛快。」

「謝謝長官誇獎！」他離去以後，一探聽，才知道他是訓練部副主任陳禮文先生。經他這麼一說，我覺得天地間真理和公道還是存在的，給我的鼓勵和安慰可真不少。這一次籌備會，出席的人絕大多數是官長，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將軍，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將軍都出席參加。

方教育長從前方回來，看見這篇文章，生氣極了，先在總理紀念週上把我罵了一頓，接着又在黃埔日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篇「答喬君的一封信」。本來我的文章不一定有人注意，但是經過教育長一答覆，沒有看過的人，也要找來和教育長的公開信，對照着看一看。教育長既然生氣，問題就嚴重了。好些同學為我捏一把汗，怕教育長不會寬恕我，一定要嚴辦。方教育長在答覆我的公開信上，說葉維在高教班怎樣怎樣不好，惹事生非；說石仁成怎樣不安分，鬧亂子；說我不明白事理，跟他們一鼻孔出氣，受人利用，聽人家胡說亂道，亂寫文章。有一天，我在三民週刊社遇到教導隊的隊長第一期同學邢國福兄，他看見我，非常驚奇，用手指指着我說：「你好大膽，怎麼還不逃跑？現在方鼎英派人四處找你，他還以為你是一位軍官，已經來教導隊調查過，預備捉你，趕快跑吧！」

站在革命立場講，我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，

是就事論事。我們既然革命，講民主，就應當講理，有說話的自由。我們是革命的黃埔，不是暗無天日的軍閥部隊，也不再是共產黨統制的時代，有理無處講。不過，就純軍事的立場來講，問題相當嚴重。軍隊階級服從，一個上等兵入伍生居然敢給中將教育長寫公開信，質問他這個，質問他那個，成何體統？我們的階級相差太遠，差得不成比例。聽那國福兄這麼一講，我的確有些害怕，俗話說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長，管理全校，正管着全部入伍生，我不過是四千多人當中的一個小兵，怎能碰過教育長兼部長呢？教育長要收拾我，等於打一個蒼蠅，不過一舉手之勞。我不能再回十一連了，準備逃跑。

各連的連黨部已經改組完畢，國民黨的黨部正式落在國民黨同志手中，不再被人竊持。這個時候，特別黨部正在開代表大會，全校黨員兩萬人，選出代表一百三十多人。代表大會要選出黃埔特別黨部的執監委員。第二天下午，葉价人兄從校本部回來，很高興地告訴我，我以九十多票當選為特別黨部執行委員。這麼一來，我就不怕教育長捉拿我了。黨權高於一切，我已不祇是一個上等兵的身分，教育長要抓一個特別黨部的執行委員，也得明辦，不能照辦，祇要不照辦，我就不害怕。

這一次當選為特別黨部執監委員的第六期同學（候補不計），執行委員除我而外，有第一團第五連的劉鳳龍（現名誠之、國大代表）、第二團的刁本卿，監察委員有謝靈石。執監委員開會

，我和劉誠之、刁本卿又當選為常務委員，謝靈石當選為常務監察委員。特別黨部的一切日常工作，就由我們四個人負責。

戴笠先生進了騎兵營

方教育長並沒有捉我，他對公開信問題，也沒有罷休，他把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，宣傳科長葉維和我三個人告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。參謀總長兼黃埔副校長李濟深暗中通知胡、葉兩位，要他們離開廣州，因為方教育長既然把他們告下，他很不處理，一走可以了事。第三天，他們兩位就離開廣州，去了上海。現在祇剩下我一個上等兵就好辦啦，李濟深在報告上批下，關我兩個星期禁閉。

清黨的時候，第一團第三營的營長被同學們關起來，我們十一連的連長盧濬泉先生升為營長，連長由雲南李松先生接任。李連長來特別黨部找我，要我跟他回深圳，好執行兩個星期的禁閉。連長說：「你跟我回去，晚上把你送進禁閉室，做做樣子，第二天早上就把你放出來。這樣一來，公事上好交代，我就可以呈報上去，說禁閉已經執行，案子就了結了。否則，案子懸在那裏，沒有了結，將來會有麻煩的。」

「報告連長！假如你是來捉我的，我就跟連長回去，任由連長處置。如果連長不是來捉我，而是要我甘心情願去坐禁閉，我就要考慮了。」連長不承認是來捉我，我沒有跟他回去。過兩天，我們的排長王月圃也來特別黨部看我，我把連長要我回去坐禁閉的事告訴他，他不主張我回去

坐禁閉，據他分析，拖過去就算了，沒有那麼嚴重。他對我最好，當然也是一番好意。

又過幾天，一個大清早，連長又來特別黨部找我，說團長找我，要我立刻跟他去見團長。我們從黃埔到了廣州，再到團長公館，天氣還很早，團長太太正坐在客廳的一面鏡子前面梳髮髻。團長看見我們進去，鼻子一哼，他講話之先，老愛哼鼻子。他說：「你就是喬家才嗎？好調皮，不好好念書，要寫公開信，惹麻煩。今天要帶你去見副校長，見了副校長，不准你再講甚麼話，聽到沒有？」

「聽到了！」我立正，高聲回答。

於是，我又跟着團長去了副校長的公館，我們在候客室等了很久，才被接見。候客室的人不少，有十五六人。副校長坐在會客室裏會議桌子的旁邊，團長的腰挺得很直，鞠了一躬，筆直地立正站在那，像一座石像，動都不敢動。副校長沒有讓他坐，也不說稍息。却問我為甚麼要寫公開信，我簡單報告一番，他點點頭，微笑着說道：「以後再有甚麼意見，可以寫信給我，不要再發表文章！」

從副校長公館出來，團長帶我到了天字碼頭，要了一艘到黃埔的快艇，廣州到黃埔，快艇祇要十五分鐘。團長又要帶我去見教育長，他好像很生氣，要我見了副校長不要講話，偏偏我又講了。有問不能不答，副校長既然問我，我不能裝啞巴，不說話。

教育長辦公室的外屋，放置着一長條會議桌子，上面罩着白布單。教育長坐在桌子的一頭，

，面前放着一本入伍生週刊，讓我和團長在旁邊坐下。他翻開入伍生週刊，指着我的那篇公開信，對我說：「你想想看！你寫這種文章，不但不把我當長官看待，簡直不把我當做同志。」教育長的態度非常溫和，不帶一點火氣，着着實實把我數說了一頓，我低着頭不敢吭氣，不敢申辯一個字。因為他不責罵我，用溫和的語氣，忠厚長者的態度教訓我，的確使我有點慚愧。方教育長在他任內，始終沒有下令，執行兩個星期的禁閉，至今想起來，都在感激他。

校長命令，從第六期同學當中，選拔三百人成立騎兵營，自由報名，報了五百多人，集合在操場跑步，跑到前面的錄取，落在後面的刷掉。我們十個人當中，祇有吳月卿參加了騎兵營，別人都喜歡騎馬，不願意當騎兵。戴雨農（笠）先生也參加了騎兵營，騎兵營營部成立，他當選為營部執行委員，為了接洽黨務，他來過特別黨部好幾趟，我們才有機會認識。騎兵營成立不久，開往蘇州，正趕上校長下野，糧餉沒有着落，營長沈振亞太太把首飾拿出來變賣，以維持伙食，有些同學不忍心呆下去，臨時去找工作，維持生活。戴雨農先生在清黨以前就認識胡靖安，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報工作，戴先生就去給他幫忙，蒐集情報。

把大辮子當做天仙看

特別黨部的幹事姓韋，這個人花樣很多，他不是紹興師爺出身，我不知道，祇知道他辦公文很內行。他以為我們四個學生仔不懂公文，不

把我們放在眼裏，不論處理甚麼事，都不同我們商量，打個招呼。我們固然沒有弄過公文，可是事理我們總還懂的。韋幹事的確太跋扈，我們表示很不高興，大概他看見苗頭不對，異想天開，想用美人計來軟化我們。他太太在東山醫院做看護長，東山醫院有位很漂亮的女看護，祇有十六七歲，經常梳一條大辮子，同學們就把她叫做「大辮子」而不名。俗話說：「當兵三年，看見母猪當貂蟬。」何況「大辮子」天生麗質，凡是住過東山醫院的同學，沒有一個不把「大辮子」當做天仙看待。突然，韋太太開始來特別黨部，每一次來，都帶着「大辮子」，一星期至少來一次。我們不知道韋幹事夫婦用意何在，四個人一商量，決定把他解職。殊不知韋幹事神通廣大，關係很多，各處都有他的同鄉好友，特別黨部不幹，立刻就到了軍法處。他懷恨我們這四個學生仔，非報仇不可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方教育長離職，由李揚敬將軍接任教育長。黃埔經過共產黨操縱把持，又經過清黨，同學們的情緒很浮動。第六期同學準備升學，大部分開回校本部，我們第三營也回來了。不知甚麼原故，同學們不歡迎李教育長，隔上一夜，牆上就會貼出反對他的標語。韋幹事知道我的案子沒有銷，正好是報仇的機會。大概是他出的餽主意，他們認為我是特別黨部常務委員，如果把我關起來，一定可以收到鎮壓的效果，嚇嚇其他的同學。於是，他把我的舊案翻出來，報告李教育長。這是一條妙計，教育長當然會採納，說不定韋幹事還會因此升官呢。

一天下午，軍法處打電話到特別黨部，說有事和我研究，希望我去軍法處一趟。我不知道人與人之間事與事之間，有甚麼計謀手段，連想都沒有想，懵懵懂懂到了軍法處。一到軍法處，甚麼話都不講，立刻把我送進禁閉室，我才知道上了當，自投羅網。軍法處不致到特別黨部抓人，他們用調虎離山計，把我誘捕。靜下來回想連長對我說的話：「案子懸在那裏，沒有了結，將來會有麻煩的。」現在果然應驗了。假如跟連長回到連裏，晚上送進禁閉室，第二早上放出來，他呈報兩星期禁閉已經執行，案子了結，韋幹事再有本領，抓不着把柄，他也無可如何。

黃埔的禁閉室，真不好坐。禁閉室祇在靠近屋頂的牆上開了個一尺多長，三四寸寬的小洞，祇能換換空氣，透不進光來，裏面黑暗的甚麼也看不見，伸手不見五指。每天早晚，要在牆腳酒一次臭藥水，氣味難聞，薰得頭暈眼花。兒時常聽大人們說，監牢不好坐，現在自己嚐到坐牢是甚麼滋味了。坐禁閉祇給一碗乾飯，半碗鹽水，不給菜吃。幸好特別黨部每餐給我送菜，看守禁閉的人不敢攔阻，我才沒有挨餓。

南京清黨，汪精衛在武漢和共產黨也沒有合作多久，最後他也在武漢分共了。分共不過是清黨的另外一種叫法。汪精衛分共以後，提出寧漢合作，總司令 蔣公為促成合作，宣佈下野，南京國民政府的五委員胡漢民、蔡元培、張人傑、李石曾、吳稚暉也跟着辭職。汪精衛本打算在寧漢合作之下，討到一些便宜，想不到「偷雞不着蝕把米」。武漢政府取消，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

會，由李烈鈞等主持，他們一致反對汪精衛。汪精衛到不了南京，祇好跟着張發奎的部隊，從武漢回廣州，進行反南京特別委員會活動。黃埔清黨時，所逃走的共產黨，到了武漢，都參加到張發奎的部隊裏，現在都回到廣州。許多國民黨同志眼看情形如此惡劣，人人自危，都離開廣州，去了上海。黃埔軍校邀請汪精衛到校演講，時間預定在我進禁閉室的第四天上午。

禁閉室關着好幾個清黨時捉起來的共產黨，張發奎回廣州，又帶回一大批共產黨，情形很緊張，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我在這樣情況下，失去自由，萬一發生甚麼變故，祇有死的一條路子。夜裏劉誠之，謝靈石兩兄來禁閉室看我，我請他兩位代我向教育長請求，放我出去，聽聽汪精衛演講。

是我關進禁閉室的第三天，吃過晚飯，看守禁閉室的人放我出去，外面有人等着，領我去見教育長。教育長穿着一件睡袍，拖鞋，站在長屋子中間，我向他鞠躬敬禮，教育長說：「你的漢文不差，膽量也不小，現在廣州的情況這樣惡劣，好些國民黨同志都走了，你還敢留着不走，很難得。明天代校長陪汪先生來學校，我當面請示，如果答應不要再關你，最好不過。如果不答應，那就必須執行完兩個星期。我相信你很誠實，所以和你說實話，否則，等你明天聽完汪先生演講，再把你關起來，不是可以省去好多麻煩嗎？」

汪精衛他先罵自己

「謝謝教育長！」我道過謝，行過禮，退到教育長的房間，回到特別黨部。雖然在禁閉室呆了兩天兩夜，好像度過一兩年似的，現在第一件要緊事，是洗個熱水澡。李教育長給我戴了三頂高帽子，一頂漢文好，一頂膽量不小，另外一頂誠實。我已被誘捕過一次，還會再上當嗎？莫說三頂高帽子，就是給我戴上三十頂，也沒有用。早上把東西收拾好，打了三個小包，由特別黨部開了三張放行條子，分別交給李冠三、王介夫和邢伯涵。說妥等汪精衛講演完畢，隊伍解散，立刻把東西送到碼頭，我在碼頭旁邊的小汽艇上等候他們。

汪精衛真會講話，了解青年人的心理，先說一頓自己的不是，他說：「蔣校長他們打電報給兄弟，說他們在南京上海清黨，有些魯莽。實際上，兄弟從國外回來，不了解國內的實際情形，去了武漢，倒是真有些魯莽。」接着罵南京的特別委員會，說了許多反對的理由。我聽完演講，先回特別黨部休息，預計各連已經解散，同劉謝刁三位告別。由特別黨部旁邊的側門出去，到碼頭祇有幾十步路，租妥一艘小汽艇，坐在裏面，等候他們。一會兒冠三、介夫、伯涵來了，把東西交給我，小艇開動。當一年多前，由北京南下，抱負多大，真想轟轟烈烈大幹一番，曾幾何時，落到這樣地步，逃離黃埔，眼淚忍不住一直往下淌。向黃埔島揮揮手，心想，今生今世也許不會再看見你了，可愛的黃埔！

吳毅安兄也來到廣州，決定和我一塊兒到上

艇。是逃到廣州的第五天清早，街上行人還很少，我們兩人從濠畔街去東山中山大學看何仙槎，他偕同戴季陶先生，剛由上海回廣州，住在中山大學。路過李濟探公館通北教場的路口時，有幾個軍人攔住毅安，檢查盤問。我穿着便衣，沒有攔我，一會兒，毅安趕來，摸不清怎麼一會事。我們到了中山大學，何仙槎說：「天亮的時候，曾聽到槍聲，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故。」我們從東山回來，街上已經貼出張發奎、黃琪翔、朱日暉三人的聯名佈告，早上的槍聲是繳李濟探公館衛士和北教場駐軍的槍所發生的。黃埔也在今天被佔領了，好險！如果我仍然關在禁閉室，也許今天早上已經被共產黨殺死了，剛好二十二歲。昨天李濟偕汪精衛赴上海出席中全會，今天就發生事變，是不是汪精衛和張發奎預先計劃好的，我不知道，後來把這次事變叫做「張黃事變」。

第二天，我同劉誠之兄在公園碰面，特別黨部尚存有現款七千多元，我們決定把這筆錢分發給同學們，作為逃離廣東，赴上海的旅費，由誠之負責。第六期同學除了六百多人留在黃埔未動，大多數人逃到上海，後來在杭州成立學生總隊，由賀君山（衷寒）先生任總隊長，收容這一批同學。繼十一月的張黃事變，於十二月十一日，共產黨在廣州發動一次大暴動，永漢馬路半條街被燒光，人死了不少。

我的黃埔之行，就這樣結束了。四十五年前的一切，今天想來，真像一場夢幻。（完）